



攻玉文丛
GONGYU WENCONG



英语词典历史评述

丁 骏◎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小 序

编写词典是“无害的苦役”，评述词典也未必是件乐事。自古以来，自愿从事这两件工作的绝对人数不多，且多少和“匠人”形象沾一点边。连诗文俱佳、“无可取代”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这样的大家，在18世纪编写《英语词典》之初想找个爵爷做赞助人都受到过冷遇，自取其辱，以至于在词典编成后写下了《致切斯菲尔德伯爵书》，把这个想“摘桃子”的爵爷狠狠冷嘲热讽了一通，该文成为英国散文传世经典。到了近现代，“匠人”中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多在学界也没什么地位。像眼下我国的国家社科资助立项规定中，一般都是排斥词典的；“词典学”一说更像是“匠人”们自作多情创造的术语，实际上连个二级学科也排不上。

其实，词典是件人人都要用的社会生活必需品，影响之大，至少在学习人口中非任何其他文化产品可比。既然人人都用词典，帮助读者了解词典编纂的历史及各类词典的特点，提出一些普适的评判规则，在我看来实为非做不可的工作。丁骏女士的《英语词典历史评述》正是这方面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作者能用史话文字，钩玄提要，披沙拣金，并指出在电脑时代英语词典“使用者亲和”的特殊重要性以及网上词典“实时”及“互动”的趋势，非有心的个中人不可为也。然史话毕竟是史话，从经验性的事物中如何善作理论提取，我想对于作者来说，乃是今后学术工作中应有之义。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词典及词典编纂者溯源	1
1.1 词典的雏形:苏美尔语-阿卡得语词表	2
1.2 古希腊:文学作品难词表	3
1.3 古罗马:拉丁语语法及难词汇编	6
第二章 中世纪:英语词典早期发展	10
2.1 第一代西方词典编纂家	12
2.2 第一代英国词典编纂家:拉丁语学者	14
2.3 印刷术与最早的“英语-拉丁语/拉丁语-英语”词典	17
第三章 16世纪:成熟的英语双语/多语词典	23
3.1 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和他的词典	24
3.2 16世纪主要英-拉/拉-英词典	30
3.3 16世纪英语及其他语言词典	35
第四章 约翰逊之前的150年	39
4.1 第一部“英-英词典”:《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词汇表》	40
4.2 17世纪的英语“难词”词典	43
4.3 18世纪上半叶:“易词”词典的兴起	49

第五章 英语词典史上的约翰逊时代	60
5.1 奇人约翰逊博士其人	60
5.2 约翰逊博士的《英语词典》	67
5.3 《英语词典》经典词条选读	82
第六章 美国英语词典	100
6.1 美国早期英语词典和美式英语	100
6.2 韦伯斯特:美国英语词典之父	107
6.3 现代美国词典	116
第七章 永远的《牛津英语词典》	123
7.1 《新英语词典》和语文协会	124
7.2 詹姆斯·默里的传奇人生	130
7.3 《牛津英语大词典》	134
第八章 英语俚语词典	146
8.1 英俚收集溯源(16—17世纪)	147
8.2 英俚词典概览(18—19世纪)	152
8.3 英俚大师帕特里奇	160
第九章 现代英语词典	172
9.1 现代英语词典编纂理念	172
9.2 现代英语词典及电子科技	176
9.3 “自下而上”的词典编纂模式	180
9.4 澳大利亚的英语词典	186

第十章 英语学习词典	201
10.1 1930—1940 年代:英语学习词典的先驱	201
10.2 1960—1970 年代:第二代英语学习词典	208
10.3 1980—1990 年代:第三代英语学习词典	212
10.4 以《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为例解析 21 世纪 学习词典的特点	215
10.5 英汉双语词典中的词汇对应关系	224
结语 也谈理想的词典、词典编纂者和词典使用者	236
附录 1 16—18 世纪重要英语词典词条编译选读	244
附录 2 HTF 自建语料库来源	253
附录 3 乳腺癌专业语料库及大众语料库 24 个高频术语对比 ..	254
参考书目	255

第一章 西方词典及词典编纂者溯源

我们今天都知道词典在英语中称 dictionary,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词典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英语名称,如: abecedarium(字母排列表), alveary(蜂窝表), catholicon(万灵单), ortus(百花园), glossary(词表), thesaurus(宝库), vocabulary(单词表)等。最后三个名词在现代英语中仍和词典密切相关,但不再表意一般词典,而是分别特指术语汇编、同义/反义词类图书及词汇量或词汇表。至于“dictionary”一词,其本身则起源于拉丁语“dictionarius”,意为“所有的字、词和词组”。1700年起,“dictionary”才正式在英语中成为“词典”的指称并沿用至今。

一般认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英语词典是1440年左右由一位名为乔弗瑞(Geoffrey the Grammarian)的罗马天主教多明我会(也译作多米尼克会)修士编写的《青年词汇宝库》^①,于50年后正式出版。这其实是一部英语-拉丁语词典,因而确切地说是第一部以英语为源语言的双语词典;而第一部单语英语词典则是1604年由康德利(Robert Cawdrey,约1538—1604)编写的《英语难词汇编》(*A Table Alphabeticall*)。康德利的词典当然也不是英语词典编纂的源头。翻开他的序言,就会发现他提到了很多他曾参考过的词典资料,以及他

^① 拉丁语题为 *Promptorium Puerorum*,译成英文是“Storehouse for Children”或“Treasure House of Words for the Young”。

要感谢的同行前辈。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词典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以前的一部或者多部词典,因而给今天的任何一部词典做一个家谱式的考察也许都有可能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的词典。可见,要想编写一部“全新的”词典确实是不可能的。

那么,英语词典的鼻祖到底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呢?显然我们需要对西方词典历史做一番考证,虽然未免粗浅,但多少可以让我们对英语词典在西方世界的缘起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1 词典的雏形:苏美尔语-阿卡得语词表

词典编纂在英语中被称为“lexicography”。它在西方世界的历史几乎和书面文字一样悠久。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苏美尔语(Sumerian)。苏美尔语是一种楔形文字,存在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苏美尔人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大约相当于今天伊拉克的地区。公元前2500年左右,最早的图书馆在那里建立起来,其中就有大量的苏美尔语单词表。对苏美尔人来说,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有一个名字。他们把这些名字集结成册,这就是西方最早的单词表。当然,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单词表仍不能被称为“词典”。

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词典的雏形出现在公元前2340年左右。当时闪米特族的一个分支阿卡得人(Akkadian)征服了非闪米特族的苏美尔人。阿卡得人很快开始吸收相对而言更为发达的苏美尔文明,其中包括后者的楔形文字单词表。两个不同的民族当然讲不同的语言,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翻译的需要。早期的词典编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双语性质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词条都不是用词条本身所属的语言来解释的。因此,翻译也许可以被看作词典产生的最原始的动力。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词典产生公式:

文化交流→翻译→词典

骁勇好战的阿卡得人无疑是西方双语词典编纂的先锋。打开他们编写的“苏美尔语-阿卡得语词典”,我们可以看到依次排列的苏美尔语单词,旁边配有单词发音以及阿卡得语的对应词。这些单词主要是树木、野兽及家畜、人体各部位、石头、植物、鸟类、鱼类、纺织品、地理名称,以及立法、行政方面的抽象名词等。尽管阿卡得人在政治上是统治者,但在文化上苏美尔语仍在他们之中占有绝对优势。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让人想起后来的英语和拉丁语之间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编写英语双语词典唯一的目的是让学者可以读懂前人用拉丁语创作的学术著作。一般来说,双语词典中的“源语言”(source language)都是词典编写和使用者的对象,与“目的语言(或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相较,在文化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我国最早的双语词典大都是梵语-汉语对照的形式,主要供佛教经典的翻译、学习之用。而现代的英-汉词典,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优于汉-英词典。这一现实也是英语已然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中国人全民学英语潮流的必然结果。

公元前 1750 年,苏美尔族和阿卡得族同时被巴比伦帝国吞灭,这也给西方最早的词典编纂事业暂时画上了句号。此后直到公元前 4 世纪,尽管一个又一个王朝兴亡更替,后世的考古学家却再也没有找到有关这一时期词典发展的记录。之后首先打破词典编纂沉寂的是横空出世的古希腊人。

1.2 古希腊:文学作品难词表

◎ 《荷马史诗》与“单词汇编”

古希腊词典编纂的兴起源于一本经典的传世之作——《荷马史

诗》。公元前8世纪,荷马(约前9—前8世纪)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曾在他的《理想国》中说是荷马“教育了整个希腊”。之所以说荷马也是希腊词典编纂的原动力,是因为古希腊学者编写词典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解读这位大诗人的著作。在荷马去世约400年之后,他所使用的语言对于后人而言变得越来越晦涩难懂。人们由此意识到必须有一本可以帮助后人阅读荷马文字的工具书,对《荷马史诗》中的难词作整理,并用通俗易懂的当代语言给出相对应的解释,于是就产生了最早的希腊语词典,或者更确切地说,最早期的“单词汇编”(glossai)。比苏格拉底更早的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派主要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编过一份词汇表,收集了荷马作品中的难词,这也许就是古希腊最早的“词典”作品了。

随着岁月的推移,荷马不再是这类单词解释本唯一的服务对象。希腊的经典名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不同的文学体裁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方言。就一部希腊悲剧来说,正文可能是用雅典人的希腊语阿提卡方言(Attic)写的,而中间穿插的合唱队唱词则可能是用多利斯方言(Doric)写的,因此解释不同方言的单词汇编也就应运而生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这些早期的“单词汇编”,其详细的历史资料佚失已久,早已不复可查。人们只知道曾经存在过解释《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的词典,其中大多数是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亚历山大语文学院里产生的。这座学院与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有关,正是这一图书馆的存在使今人仍有可能继续研究古希腊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有关当时文化的资料文献。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名为芝诺多德(Zenodotus,约前325—前260)。他也编写了一份解释荷马作品难词的词表,而且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当时的各种单词汇编形式多样,有的按单词在文本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还有的根据语义场来排列。字母顺序

是各种词条排列方式之一,但字母顺序显然没有流传很久,因为一直到公元7世纪西方的词典才重新开始采用字母顺序排列法。而在中国,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本按音序排列的汉语词典,即1953年版的《新华字典》。

◎ 亚里士多芬和《词》



亚里士多芬

这一时期第一部真正称得上词典的作品出自亚里士多芬(Aristophanes,前257—前180)之手。他是芝诺多德的弟子,公元前200年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也是当时最著名的语文学家。他的词典名为*Lexeis*,即《词》,体系完备,意图解释每一个从荷马时代开始使用的词的起源。整个作品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作品,包括荷马、赫西奥德(Hesiod,《神谱》的作者,公元前8世纪)、品达(Pindar,古希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前518—前438)、阿那克里翁(Anacreon,古希腊宫廷诗人,约前582—约前485)的作品。亚里士

多芬除了解释词汇,还对每部作品加以评论。第二部分是发音的规范。第三部分是亚里士多芬创作的一套阅读标记,用来标识文本中与其他部分语言不同的地方。《词》和后世的许多词典一样不断地被修订、增补,以适应时代的变迁。不过,它显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词典框架,更像一部讨论与解释文学语言的专著。作者本人也许也没有编纂一部词典的意识,更多是出于对那些文学作品的热爱而做词汇整理工作吧。

亚里士多芬之后又涌现了一大批编写荷马难词汇编的学者。他最主要的学生和继承者是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约前217—前约145)。后者是语法学家和文献校勘家,也曾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精通荷马作品。西方语法正是被他带进了科学研究的殿堂。

1.3 古罗马:拉丁语语法及难词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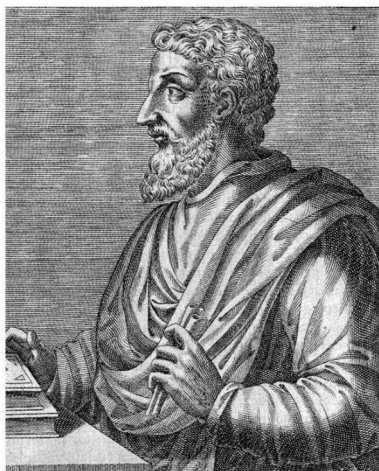
◎ “最博学的罗马人”瓦罗

虽然把对拉丁语研究的兴趣带进古罗马世界的也是一个希腊人^①,但古罗马还是出了不少自己的大学者,在语法和词典编纂领域都留下了传世之作。

古罗马的第一位语文学家名为普拉克尼纳斯(Lucius Aelius Stilo Praeconinus,约前154—前74)。他撰写了大量关于语法和词源学的文章,最后亲自编写了一份词表。他的学生包括大名鼎鼎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以及被昆体良^②赞誉为“最博学的罗马人”的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

^① 据说是阿里斯塔克斯的同时代人克瑞特斯(Crates)。

^② 昆体良(Quintilianus,约35—95),古罗马教育家、演说家、修辞学家,著有《雄辩术原理》。



瓦罗

瓦罗曾奉凯撒之命建造古罗马第一所国家公立图书馆并担任馆长,也是诗人、古文物研究家、地理学家、科学家和语法学家,在各个领域都十分多产,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其中献给西塞罗的《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就是他对拉丁语研究的杰出贡献。全书结构包括导论、词的起源、词与词的派生关系、句法以及高级句法。随着罗马帝国的覆亡,《论拉丁语》也迅即被世人遗忘,直到公元11世纪,这本书才重新被人发现,虽然只有其中六卷是完整无缺的,但它的学术价值却随即大放异彩。1355年,《十日谈》的作者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拿到《论拉丁语》的原稿后,着手校订誊写全书,使它更能完整地流传于后世。16世纪最主要的多语词典——安布罗修斯卡莱皮诺(Ambrosius Calepino, 1435—1511)编写的《词典》(*Dictionarium*),以及之后陆续出现的拉丁语-英语词典和英语单语词典都受益于《论拉丁语》一书,其影响力之深远可见一斑。

瓦罗指出,所有的词都具备两个最本质的特征,即起源和意义。他认为,很多词有一个当下的意义,但曾经指称不同的东西。这一论

断无疑堪称经典,虽然后人对词的研究不断扩展深入,延伸到音韵、形态(语法意义)、语用等,但是如果单从语义来看,起源与意义之分显然是不可争辩的一个本质区分。瓦罗常将词义和词源放在一起讨论,开引经据典之先河,他的书今天读起来仍然非常有趣。比如,他考证“caelum”(天)这个词来源于“cavum”(空),而“cavum”则来源于“chaos”(混沌),因为“希罗多德曾经说过,一切来自混沌”。今天英语中的 chaos 的词源来自拉丁语,并可追溯到古希腊语,原意便是“space”(空间)。在我们的汉文化中,熟悉汉字的源起本义往往被认为是学问的表现,联系瓦罗“最博学的罗马人”的称号,可见古往今来词源等于学问这样的认识或者说传统是一脉相通的。

◎ 弗拉库斯与西方词典编纂的“难词”词典传统

瓦罗并非唯一一个对西方词典编纂留下遗匮的古罗马人,瓦里乌斯弗拉库斯(Verrius Flaccus,约公元前55—公元20)所著的《论词的意义》(*Libri de significatu verborum*)同样泽被后世,被西方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是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式词典,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词典编纂者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约1490—1546)和古尔德曼(Gouldman,约1607—1688/1689)影响极深。但可惜的是,这本著作本身没有留存下来。公元2世纪有过一部《论词的意义》的简缩本,可以借此了解原作主要是对一些难词、偏词作解释。自弗拉库斯以后,将以前的人文学、学术作品中的疑难词汇作为词典主要的编写对象,逐渐发展成为西方词典编纂的一个传统,直到17世纪这一“难词”(hard word)词典传统仍在英语词典编纂中占主导地位。

词典专为收录解释“难词”,针对少数学者及统治阶层的需求,这是由人类社会早期的文明形态所决定的。究其根源,一方面,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前人的著作,希望将经典的科学和艺术文化成果世代相

传。而另一方面,在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接受教育的时代,掌握文字和知识意味着掌握权力和财富。所谓的“精英阶层”总会有意无意地维护自己的特权,其中自然包括对文字的“垄断”。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汉字形态之繁复情有独钟,并且不遗余力地要保持汉字的书写形式——尽管其学习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拦了老百姓识字断文能力的提高,甚至对中国近代文盲率高、科技发展滞后也难辞其咎——这显然是因为汉字学习的困难正是士大夫们引以为豪的资本之一。正如汉字的简化要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 20 世纪中叶才被强行推广,西方词典的这一难词传统也一直持续到发生工业革命的 18 世纪才开始逐渐被打破。

第二章 中世纪:英语词典早期发展

历史走到了公元元年,基督诞生,西方文明进入一个延续至今的新时期;毕竟时至今日,即便在中国,我们使用的年历也是 AD(公元)。AD 是拉丁语 *anno domini* 的缩写,原意为“我主……年”,其中的“我主”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公元 2019”年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主耶稣 2019 年”,相当于中国古代用皇帝的名号来排年份。公元后两三百年间,从事词典编纂、研究活动的仍然以希腊语学者为主,内容也仍然是解释古典文学作品中的难词,作品主要包括《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喜剧及诗歌作品。唯一的例外是哈珀克拉翁(Valerius Harpocration, ?—?) 在 2 世纪编写的一份阿提卡方言词表,收入了词在口语中的实际用法,哈翁也许是西方词典编纂史上收集整理普通词汇的第一人。

而这一时期基督教思想的广泛传播对于词义发展也开始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现代英语中的“religion”(宗教)这个词,起源于拉丁语中的名词“*religiō*”,本义是“对神的敬畏,神圣”。但基督徒学者和古罗马的古典学者们对于“*religiō*”的源起就有不一样的见解。迦太基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 155/160—约 230)认为,“*religiō*”派生自动词“*ligāre*”,该词的意思是“捆绑”,于是解释说宗教是信仰的捆绑,将人和神连在一起。而西塞罗则说“*religiō*”来自动词“*legere*”,意思是“收集,聚拢”。现代英语词典基本上都沿袭了德尔图良的看法。事实上,从 4 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开

始涉足语言研究,对西方的语法学和词典编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4世纪初的迦太基基督教主教多纳图斯(Donatus, ?—约355),其语法思想的影响力一直延伸到印刷术进入西方的时代。可以说,多纳图斯之后几个世纪中涌现的西方词典学者都是学习他的语法理论长大的。此外,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St. Isidore, 570—636)编写了流芳后世的拉丁-西班牙双语百科全书式作品《起源与词源之书》(*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libri*)。这部20卷著作中有一本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词源学词典,影响了之后几个世纪的拉丁语学者。还有罗马天主教本笃(也译作本尼迪克)会修士迪亚克诺斯(Paulus Diaconus, 725—797)再次修订前文提及的罗马人弗拉库斯所著的《论词的意义》。这部作品原稿以及公元2世纪的一部简缩本都已不复存在,所以今天的学者得以窥见书的原貌正是通过迪亚克诺斯的修订版。

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时期的主教弗梯斯(Saint Photius, 810/820—893)被认为是整个拜占庭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弗梯斯以博学闻名,同时代的学者甚至传言说他和魔鬼签订了合约,用自己的宗教信仰换取知识和名誉。弗梯斯对词典领域的贡献是他编写的《字典》(*Lexicon*)一书。该作品书名的全称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使演说家和散文家的作品更为优雅流畅的单词表”。同样,《字典》主要解释文学作品中的难词。这部《字典》失传了1000年左右,其完整的复本更是直到1956年才在马其顿一家修道院里被首次发现。基督教神学家们编写的拉丁语词典类作品不再局限于解释古典文学作品中的难词,其内容开始涵盖诸如法律和医学等领域的专门词汇,当然重点还是《圣经》中的旧约和新约词汇及其解释。

2.1 第一代西方词典编纂家

第一个公元千年出现了一部拜占庭词典的典范,被认为是西方词典编纂进步的一大标志。这部词典作品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堡垒》(*Suda/Souda Suidae Lexicon*)。《堡垒》由几代学者戮力编写完成,与其说它是一部词典,不如说是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综合体。《堡垒》比它之前的任何一部同类作品都要庞大得多,对之后几个世纪词典的编纂影响至深,也一直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该书在1928年再次出版时共有2758页,收录词条共计30000左右。其中有约5000个是阿里斯托芬^①作品中的词,其次是荷马作品中的词。此外,该书内容还包括文学常识和历史。在《堡垒》之前,词典作品的形式主要是“单词汇编”,类似现在教科书中所附的单词表。而《堡垒》不仅给出词条的释义,而且还会提供选自以前文献作品中的例句,以及百科类的用法说明,迈出了由单词表向现代意义上的“词典”过渡的一大步。

《堡垒》之后欧洲大陆陆续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大都是意大利人,致力于编写拉丁语词典,称自己的作品为“词汇表”(vocabulary)。从他们的词典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来看,也许可以把这些学者称作“词典编纂家的原型”(proto-lexicographer),他们是第一代真正能称为词典编纂家的西方学者。

伦巴第的帕皮亚斯(Papias of Lombardy, 活跃于1040—1060年代)在1040年代花了约10年时间编写了一部拉丁语词典,收录了一些日常用语和行话,并且试图说明词与词之间的派生关系,对于之后五个世纪的词典编纂都有很大影响。第一次印刷出版年代是在

^①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前446—前385),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